

邓友梅

烟壶

YANHU YANHU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四海居』轶话

索七的后人
SUOQI DE HOUREN

别了，

瀚户内海

LAHUNEIHAH

BIEL

NAWU

那五

SIHAJLU

YIHUA

追赶队伍的女兵们

ZHUIGAN

DUIWU DE NUBINGMEN

邓友梅

烟壶

YANHU YANHU



责任编辑: 赵继良
封面设计: 张 恢
插 图: 胡若军

烟 壶

邓友梅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 插页 9 字数 357,000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册

书号: 10078·8659 定价: 2.7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集了作者五年来创作的全部中篇小说,共六篇。其中反映战争生活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曾获第一届(1977-1980)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二等奖,《那五》获第二届(1981-1982)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那五》《烟壶》《“四海居”轶话》《索七的后人》等四篇作品,是一组充满浓郁生活气息和富有地方特色的北京市民生活系列小说。作者以其厚实的生活基础与精湛的艺术手笔,真挚朴实地再现了北京地区不同时代的风物民情,通过曲折引人的故事情节,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各具个性的人物,并从中体现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别了,濠户内海》则是作者依据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当华工的切身感受,动人细腻地描写了华工生活的坎坷遭遇以及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情谊。该中篇已被日本译成日文出版。这些作品,是作者多年来遵循“真”和“新”的创作箴言取得的丰硕成果。

本书成集前,其中有几篇经作者作了修改补充,艺术上更趋完美。



作者近照

目 录

别了，濑户内海·····	1
追赶队伍的女兵们·····	101
那五·····	203
烟壶·····	249
“四海居”轶话·····	350
索七的后人·····	438
后记·····	504

别了，濑户内海

一

人是不会满足的动物。如果我们的祖先满足于骑在驴背上吟诗，一边用脚后跟磕着驴肚子，一边比较那和尚是“推”门好还是“敲”门好，今天的诗人就不会乘坐快速列车，二十分钟从广岛来到椿岗。陆虎士本来最大的愿望，不过是今生再来一次日本。可是在成田一下飞机，他就又盼望能获准访问一下椿岗。现在椿岗已访问完毕，要回广岛了。他心中反倒更加不满足了。有个角落是空白，沉甸甸的！“空白”也有重量吗？有。现在他就既觉着“空”又觉得“沉”。

工厂的职工，对这个在此度过苦难时日的外国人很友好。列队欢迎，鲜花，祝酒，参观面目全非了的厂房、机器。一位负责人再三表示歉意，说当年让他在这儿受苦，他也有一份责任！其实那时这人还没进厂，按年龄推算他当时还正上小学！

就是没见到熟人，没见到想见的人。死的死了，散的散了。找来了两位那时在厂内的老工人，不是一个部的，并不认识。也没看到要看的。整个城市重建过了。除去名字，没留下可供怀旧的遗迹。

和送别的人分手之后，陆虎士仍不想进车站。陪同他的是庆应大学中文系一个女学生，叫高桥静子，是先从事日中友好活动，后进学校学中文的，年龄将近三十岁，比年轻女孩子能体谅人。她说：“两小时以后还有一班车去广岛，咱们可以在街上再散散步。没主人照顾，更自由些。”

他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况且这时他竟找到座标了。左边那个七层楼的百货公司，就是三十五年前只有两层木板房的“中岩百货店”，斜对面闪着霓虹灯广告，预告上演《影子武士》的电影院，还是以前低矮简陋的东宝映画馆的旧址。看到远处一个塔式高楼上写的“高桥医院”四个字，想起那地方原是有一个庭院、几间平房的小医院。

他领着静子从高桥医院墙外走过，拐进一条小街，这街上没有高楼，净是二三层的房屋，几家外地会社的出張所，两处中华料理，一处专卖当地特产脱胎漆器的店铺。房子全是新造的。五颜六色的塑料瓦，大扇大扇的玻璃门窗，闪光发亮的大小贴面瓷砖组成现代派镶嵌画，已没有一点当年小镇的风貌了。可是街树上、电杆上还插着几枝纸扎的花束，这是樱花节时残留下来的，已经有些零落和褪色了。而就在这几片淡粉的云朵上，他看到了昔日的椿岗。

“先生，”静子笑着急促的在后边说，“你走的这么快，追都追不上，到底要上哪里去呀！”

陆虎士并不停脚，摆摆手说：“来，我领你去看一个有趣的地方！”

他走出街口往北一拐，出乎他的预料，并不有趣。这里是个公园，而且上午主人陪他到这儿游览过好一会儿。

高桥静子看出他的困惑，安慰地说：“三十五年，旧日的痕迹

很少了，您又记错了地方吧？”

他摇摇头，露出一丝苦笑。

二

这地方是不会记错的。

战前，这是个电影院。他被押来的时候，挨着铁丝网围墙有几只太平水桶，上边还写有“松竹”字样。电影院加了层楼板，用本色木柱支着。二层楼上并行四条大铺，上下两层，每层睡三十个人。楼下舞台拆了和后台连成一室，也放两排双层铺，也是每层三十人。观众座厅，改作食堂，长条木桌，总有几十张吧！售票处、休息室改作了事务室，是山崎有道这些舍长、舍监们用的。院子里盖了几间厨房，用小小的走廊和食堂连起来，房前房后，挖了有七八个防空洞。最外边的一圈，是一层竹篱笆和一周带刺的铁丝网，铁丝网入口处，白底黑字写的是：“兴亚寮华工宿舍”。

正常工作每班十二小时，活儿忙了，要干“彻夜”，今天早上六时上班，明早六时下班。休息十二小时，晚上六点接着干。

陆虎子（那时还叫小名，虎士是写诗以后改的雅号）是全体华工中年纪最小的了，周岁不到十六。他在碳酸镁车间的干燥炉干活。干燥炉是两条平行的大隧道，有四五米高，十几米宽，六七十米长，炉顶是双拱型，但炉门上边的六七米处，却砌成平台，可作为工人更衣室。

这天又干彻夜。到后半夜两点多钟，原料用完，机器停下。工人们各找合适的角落去睡觉。班长张巨吆呼一声“谁来？”把嘴朝炉顶呶了呶，有几个人就往上爬。虎子也要往上爬，张巨一

扒拉他：“小孩，不带你玩！”

“我看看不行吗？”

“看行，可不许多嘴！多嘴包庄家！”

张巨用竹片作了一副天九牌。每逢夜班或进防空洞躲飞机，他就招人摊牌九，以各人的口粮作赌注。口粮很少，人饿急，若没有坚定的生活目标作支柱，就蜕化成动物，出于求生本能，要把别人活命的食物赢来填进自己肚子。另外，牛马一样的劳动、牛马一样挨打骂，总也要有“放青”、“打滚”一类的休息和欢乐。植物尚且有开有合，何况是人？尽管舍监等人发现了要打，这赌风却禁不住。

虎子爬上炉顶时，四个人已经凑齐，各按方位占好地形，张巨把牌哗啦一倒，一边洗一边问：“怎么玩法？”

买卖人出身的韩有福说：“一道半碗，顶多不过四碗。”

张巨问：“怎么给法？”

韩有福说：“每天晚饭还半碗。”

张巨说：“不行！我要赢你三十碗，照你这给法要两个月，我要不到两月就死了呢？一天一碗！”

“肚子太空了没法干活。”

“你给黄豆也行，我知道你有货！”

张巨当过东北军机枪班长，在平汉线弹尽粮绝随长官投了降。傻大黑粗，输打赢要，三句话不合就动拳头。日本人叫他当班长，韩有福有点怵他。可是这人自有他好的一面。他敢跟日本人顶，当面骂工长是王八蛋，他跟中国人闹吵子、动手打人，可决不上日本人那里告状。有一次几个华工夜班时摸黑把个日本工长打伤了，勤劳部找不出凶手，罚全体华工在神社广场上跪着，他挺身而出把这事揽到自己头上，挨了顿狠揍。事后，打人的主

儿过意不去，偷偷找他道谢，他说：“一笔写不出两中国。你们不承认算对了，我比你们经得住打，要心疼哥哥呢，一人送我几碗饭，让我养养伤。”那几个人每人送他五碗饭，分半个月给齐。他毫不客气，全部吃掉。推牌九他也并不准赢，饭输多了他就报名去献血，献血后在一周内每天多给一碗饭吃，他拿这饭来还赌账，过年的时候他竟然把工厂神社上供的年糕偷来吃了，而且往空盘里拉了一泡尿。那神社离朝鲜征用工住处近，日本人怀疑是朝鲜人干的，没找中国人麻烦，打了几个朝鲜嫌疑犯。有人说他：“这事你干的有点缺德了！”他说：“高丽棒子在中国不是当翻译就是卖白面，我想揍他们没腾出手来，让小鬼子替我代劳吧。”别人说：“朝鲜人也有好的！”他说：“好样的全参加游击队打日本去了！还能上这儿来？咱哥们在中国人里边也是下三烂。好汉子早跟他们拚了。”

商定好条约，张巨摆了个中间开门，请押注的翻了点。就“七对门、八到底……”分牌。牌到手他先摸了下，叫了声“天地跨虎，金屏大五！”把牌一拍，正要翻牌，一道亮光从楼梯口射了过来，直射到他脸上。几个人觉出不好，急忙放下牌，转身要跑，舍长山崎已经把上炉顶的梯口挡住了。电筒把每个人的脸都照了一会。

山崎在侵华队伍中，当过军曹，是个典型的法西斯匪徒。没什么文化，对于军国主义思想有绝对的信仰，从来没和和平平的说过话，从来不拿正眼看华工。他是华北劳工协会派出椿市的特派员，在兴亚寮中地位最高。

“把牌给我！”

张巨躬身把牌收拢起，用装碳酸镁的纸袋包好交给山崎。山崎把每个人又都看了一会，记在心里。下梯子就走了。这几个

人互相埋怨起来，你说我喊声太大了，我说他摔牌太响了。韩有福声称他抓的一副牌是天杠，不然要一人赢他们一碗半饭。这回赢几个大脖溜吧！张巨把肚子一拍说：“屁！他会抓老子会做！明天再做一副好的！走，上海边砸海蛎子去，吃得饱一点好应付这场热闹官司！”

没有人应声，他骂了几声，一个人提着饭盒走了。天亮之前，他端着一饭盒海虹，一捧海白菜回来，放在干燥炉前的通风口上，用热风吹熟，大把的用手抓着吃。看别的几个人愁眉苦脸，他大不以为然：“我说，等一会回去，你们不就光是挨顿打吗？我还丢了一副牌呢！我都不败兴，你们败什么兴？”

这天下工后，他洗澡比往日都洗的仔细。带着全班列队往回走，故意的摇着膀子，快到兴亚寮时，碰上给舍监们当下女、兼作伙房杂工的小姑娘渡边千代子。千代子鞠躬说：“早安！”

“你奶奶个熊！”张巨瞪了她一眼，喊道，“正步走！”

千代子不懂中国话，可从张巨那气汹汹样子判断出这决不是也向她问早安。她挺委屈。这姑娘今年也不过十五六岁，长着典型的日本式的瓜子脸，眼睛不大，可是光亮、秀气，一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营养不好和过度劳累，脸色很苍白，仍剪着学生式的刘海发，成天穿着打了补丁、洗得发白的学生装，一声不响的作这作那。日本人不论舍长、教官还是厨房的女工，谁都可以指使她。谁指使她都老老实实的干。谁都可以教训她，谁教训她都“嗨，嗨”的答应，答应归答应，她并不都听信。比如，舍长山崎先生告诫她，对这些中国征用工不要怜恤，因为他们是劣等民族，理应受大和民族的驱使。可她和中国人说话时还是笑嘻嘻的称呼“张君、李君”，称呼“您”不用“你”。管“中国”不叫“支那”，听说他们不喜欢这个叫法。中国人对她很和气，比某些日

本人和气得多。他们够苦的了，不能帮助他们也决不要害他们。所以看见什么违反纪律的事，她从不告密。他哥哥在中国失踪了，人们对她家很歧视。母亲天天跪在神龛前祈祷，要佛爷保护儿子平安。她对千代子说：“我就是相信善行才能换来善报。我看到这些中国人挨打挨饿心里害怕，怕你哥哥在中国也过这种地狱生活，千代子，咱们不要在中国人身上作恶，上天有眼，在中国就会有好心人照顾他！”

千代子不论信不信妈妈的观念，她都不愿违背她。爸爸死了，哥哥失踪了，有人说是叛国了。妈妈一个人带着她姐弟俩生活不容易。除去广岛有个舅舅偶尔接济一下，谁也不肯帮她们的忙。她不能叫妈妈不高兴。

快走到兴亚寮门口，她看到山崎先生从事务室门口出来，一脸的凶气，她赶紧低下了头，急步快走，直奔厨房。兴亚寮天天有华工挨打，她一碰上就低头躲开。她同情挨打的人，又替打人的人感到羞耻。

低下头可堵不上耳朵呢！

刚才冲她瞪眼的那个中国人报告了：“干燥炉车间七名，全部到齐，报数！”

“一二三四五六。”

第六声数字象个小公鸡叫出来的，是男孩变声期的声音。

这是华工中唯一和她年龄相仿、可以说上话的一个人。他真象个小老虎似的，大眼睛，轮廓清楚的嘴，笨里笨气的样子真好玩，他在她面前装成大人，一本正经，可是不小看小姑娘，见面总是先向她问好。

不好了，山崎先生开始打人了，先听见啪啪的，手打在脸上的声音，然后才问：“知道为什么挨打吗？”

“知道了。”

一个一个在打下去呢！也会轮到他吗？

“知道吗？”

“知道了！”

“知道吗？”

“知道了！”

千代子怕打到他那里，吓得心口咚咚响。低下头急忙加快速子，刚走到楼房拐角处，答话的声音变了，小公鸡声音叫出来了。

山崎问：“知道吗？”

那个尖细嗓子大声回答：“不知道！”

“叭叭”两个嘴吧。

“立正站好！回答我，知道吗？”

尖细的声音发着颤说：“不知道！”

“叭叭……”

千代子腿抬不动了。他还是个孩子——也许比自己还小吧，怎能禁得住这么打呢？他会有什么错呢？不是好多人都喜欢他，连有道先生对他也格外宽厚吗？每次上医院，办杂事，一个人上街的活儿不是总叫他干吗？现在怎么谁也不来讲讲情呢？

“知道”与“不知道”用敬语说起来，只在尾音上有很少一点差别。陆的发音不准，也许是被打昏了，他想回答：“知道”，说出来的却是“不知道”。怎么谁也不提醒他说一句，连一块的中国人也干看着他挨打呢？千代子给自己壮壮胆，扭转回身，走向事务室门口，想找机会提醒一下虎子。距离事务室还有十多步，山崎扬起脸盯着千代子瞪来一眼，嫌恶地问道：“你来干什么！”

“是，先生。”千代子站住脚，微微低下头说：“我想问问先生

的早饭……”

“走你的，现在问什么早饭？”

幸好有道先生来上班了。有道不二男是“教官”，年纪也不过二十来岁。个子很矮，穿一身在中国做的国民服，打着绑腿。战斗帽的前角捏得指向天空，戴一副近视眼镜，看去象个中学生。他随父母在南京住过，会说几句江苏味的中国话，听起来比日语更易懂，人家一听不懂他就生气。他从不打人，除去开玩笑时也不大骂人，他教华工们必须的日语，也管日常生活琐事。他算山崎的下级，可是对山崎极反感。他在背后向华工们表示，会社方面为了叫华工干好活，不主张无缘无故的太折磨他们，让他们连恢复体力的休息也得不到。还埋怨华工口粮被劳工协会人员贪污太多了。华工吃的太少，干活使不出力量来。会社方面责备他，他很委屈。因为这些事山崎作主，他无权过问。

有道一看这阵势，就问出了什么事。张巨报告说：“我们在厂内赌博了……”

山崎指着陆虎子说：“我问他知道为什么挨打吗？他居然说不知道！有意反抗。”

陆虎子说：“报告，我并没有参加赌博。”

山崎问张巨：“他没参加吗？”

张巨说：“是的，没有参加！”

山崎喊道：“撒谎，我亲眼看到你在场。”

张巨说：“他坐在一边休息的，没有赌！”

“那就更该打！”山崎走近陆虎子，一口气打了六七个耳光说，“你看他们赌了吧！你向我报告了吗？为什么不报告！为什么不报告？……”

三

华工们的伙食，到底有没有定量，多少定量，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敢问。从到椿岗那天起，就是每顿一平碗饭，一碗连菜叶也看不到的盐汤。没见过肉，没见过鸡蛋，偶尔吃一次鱼，却又“阿莫尼亚”气冲鼻子，象才从尿桶里捞出来，熏的人连眼也睁不开。近几个月来，伙食更糟了。饭仍然是每顿一平碗，可已经由全部大米变成了半米半菜，里边加南瓜，加白薯，加萝卜，加各种菜叶。一碗饭捞出菜后，剩下不到两口米饭。而同时，山崎等人的伙食却连警察、宪兵都羡慕，这些人时常来“兴亚寮”巡查，常常就是为了在这儿吃一顿饭。日本副食品短缺，以劳工协会为名，山崎等不断从中国运来罐头、腊肉、花生、汾酒、栗羊羹，他们自己吃，也用来打点衙门官僚。山崎在日本只是普通职员，可是生活比高级工程师们优越得多。有道就背后叫他是“发中国财”的。

千代子来到伙房，已经开始摆饭了。华工们早已在食堂四周饿得团团转，只听一声铃响，立即列队入座、开始饭前读训词、默祷等一整套仪式。

张巨一班人进入食堂，训词已读到末尾，他们赶紧靠墙站下来跟着念：“感谢天皇赐给的食物……”

“默祷！”

双手放在腿上，两眼一合，条件反射作用就来了，胃的活力骤然增大，顿时浑身都乏了，都软了。只嘴、食管这些和吃有关的器管格外的兴奋，嘴又苦又干，食管一阵阵抽搐，想咽唾沫可又无唾沫可咽。阿弥陀佛，总算听到“默祷完毕”的口令了。全屋的人同时舒了一口气，也同时伸手去抢自己的饭碗和筷子。从动

作快的人那里已传来喝汤的“滋溜”声。张巨等人快步走到自己位置前，一边就座一边就抓筷子。这时渡边千代子端着个空托盘走过来，用低低的声音说：“真对不起……”

众人问：“什么事？”

“山崎先生命令把你们的饭端回去。”

这句话象一条电鞭，把伸去端碗的手又打了回来，张巨哼了一声，站起身说：“走，睡觉去。”别的人也跟着站了起来，可是千代子用手悄悄指了下门口说：“山崎先生命令你们在这里看着别人吃，然后把碗筷收拾干净再去休息。”

远远一望山崎冷笑着正盯着这里，只得又坐下来。千代子满脸歉疚，紧低着头，把桌上的饭一碗一碗收进她的托盘里，嘴里不断的低声念叨着：“非常抱歉，真对不起……”饭都摆进盘子。她指指每人面前的汤：“这个，我一会儿只拿碗走就可以！”

“屁！”张巨把眼睁得象铃铛，拿起眼前的汤碗，朝墙根扔过去。咣啷一声，把全屋人都惊动了。

虎子在生气，委屈。想了多少种向山崎报仇的办法，估计都实现不了，正在发狠的对着门口不出声的说：“反正不能叫你如意，老子本来不赌博！你不是打吗？偏赌！非赌不可！”这碗一打，把他从失神状态中惊醒，看见山崎正气汹汹的往这儿走，提高调门问：“谁？出了什么事？”

这时千代子刚好走在他面前，就往侧面一站说：“请原谅，我装碗太多，掉到地上一个！”

“贼种！”山崎抓住千代子的头发，前后拽了几下，“下流坯、叛贼骨头、小骚货……”

千代子一声也不响，让他拽完，等他走开，才低头默默走向厨房。